



赵德发经典小说精彩呈现
叙事平和，静水流深，情同众生

联袂推荐：著名作家张炜、
评论家白烨、赵德明、张艳梅

魔戒之旅

赵德发 / 著

赵德发 / 著

戒旅 之魔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魔戒之旅 / 赵德发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6. 7

ISBN 978-7-5104-5859-0

I. ①魔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7002号

魔戒之旅

作 者: 赵德发

责任编辑: 黄 倩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240千字 印张: 10

版 次: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5859-0

定 价: 38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733

目 录 | CONTENTS

下一波潮水 / 1

挠挠你的手心你什么感觉 / 44

晚钟 / 93

摇滚七夕 / 112

魔戒之旅 / 134

下一波潮水

—

在罢工的这个船期里，乔燕和李知义一直住在离港口不远的“海韵旅馆”里。

旅馆很小很破，一共十来个房间。房内只有一床一桌，桌上放一台破电视机，床头立一架破电扇。房间里没有卫生间，二人如果需要冲洗或排泄了，只好穿衣出门，去走廊尽头的公用卫生间。尽管这样，二人却觉得是双双进了天堂。平时他们以“凤凰号”为栖身之处，多数时间漂在海上，虽然天天见面，但由于分别住在男舱、女舱，极少有亲热的机会。

这次罢工，给了他们充裕的时间。住进旅馆的第一天晚上，李知义服下伟哥，展现出了与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极不相称的雄风，让乔燕在幸福的眩晕中幻化成一只燕子，蹈空凌虚飘飘欲仙。

待药力达到极限，李知义瘫软之后，伏在乔燕耳边说道：“萨

朗黑呦……”

这是用韩语说的“我爱你”。李知义说这话时很有特点：他将最后的那个“呦”用颤音拖长，似乎是用一根丝线去牵拽女人的心。乔燕那颗心刚被拽得忽忽悠悠，他却滑下乔燕的身体，四仰八叉躺到一边，很快打起了响亮的呼噜。乔燕打量着这个五十六岁的韩国老男人，心想，这句“萨朗黑呦”，他向我说过无数遍了，到底是不是出于真心？

乔燕以前经历的几个男人，都曾向她说过“我爱你”，但最后没有一个人真正爱她。当年在省城读书时，那个小男生习惯于用英语向她说，经常是吻一下说一声，让她有了做人流的后果也无怨无悔。然而她第二次怀孕时，小男生却生气了：怎么会这样呢？上次你做人流，我借同学的钱至今还没还上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乔燕恨恨地说道：“好办，你等我把孩子生下来，卖掉了还债！”小男生觉得这个办法不可取，嘟嘟囔囔又去借了钱，带乔燕去了医院。从医院回来，乔燕就再也不理他了。

第二个男人，是她的前夫董忠。那年董忠到叠翠山旅游，认识了正做导游的乔燕，从此紧追不放。那时还没有手机，董忠就整天用BP机给她发传呼，发的最多的话就是“我爱你”，让她芳心大乱，没过半年就嫁给了这个经营水暖器材的小老板。婚后，董忠却再没说过这话，说得最多的就是让她辞掉工作，在家待着，免得招蜂引蝶。恰好乔燕那时已经怀孕，就听从董忠的意见回家做了专职主妇，洗衣做饭带孩子。本以为日子就这么平平稳稳地过下去了，谁曾想到，前年的一天，乔燕却在董忠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条短信，有个自称“黑妹”的人极力表扬董忠在床上的表现。乔燕与董忠大吵大闹，董忠却嫌她小题大做，说自己不过是逢场作戏。乔燕气愤

不过，去网上向人倾诉，一个叫“护花大虾”的男人成了她最忠实的倾听者。乔燕并不知道，她向网友的所有倾诉，都被破解了她QQ密码的董忠读到。“护花大虾”怜香惜玉，要当面为乔燕“揩去悲伤的泪水”，不远千里跑到乔燕所在的县城。人家既然来了，乔燕没有不见的道理，就借上街买菜的机会去了网友入住的宾馆。让网友揩泪的感觉果然很好，听网友在床上说“我爱你”的感觉更好。就在这时，董忠破门而入，将他俩赤裸裸地拍了下来，并拿出了事先写好的离婚协议书。无奈，她只好痛哭流涕地签了字。签过字回头看看，“护花大虾”早已跑得无影无踪。离过婚，她再打他的电话，却无论如何也打不通了……

这个韩国老李，似乎真的爱她。相识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无论是在船上还是在船下，他对乔燕都是嘘寒问暖，尽心照顾。他还说，如果乔燕能怀上他的孩子，他就去和名义上的妻子离婚，和她结婚。李知义当年在韩国东海岸的江陵市开公司当老板，雇了几十个工人加工海产品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可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，欧洲客户撕毁订单，让他一夜间破产。此后，他天天被妻子和儿女埋怨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到平泽港当起了带工，一直往返于平泽和石城之间的“凤凰号”上。老李说，儿女们瞧不起他，把父亲当年对他们付出的爱全都忘记，让他肝肠寸断。等到乔燕生下孩子，不管是男是女，他都要好好抚养，尽心呵护，将来收获来自后辈的孝敬。他还向乔燕描绘他们的婚后生活：在平泽港附近租一处房子，开一家杂货店，让乔燕一边带孩子一边当老板娘，他则继续到船上做带工。每隔一天，他就能在“凤凰号”靠岸的几个小时里回家一趟；在“凤凰号”按惯例在平泽停船过周末的时候，他便回家住上一夜。这些对于未来的憧憬与描述，让乔燕心动不已。她知道，凭自

己这个年龄，在中国很难再找到合适的男人，十有八九要嫁个老头。与其嫁个中国老头，还不如嫁个外国老头呢。当年她的同学、如今她的老板曾平平，不就是找了个韩国老头才发达起来的吗？当然，李知义比不上曾平平的老公，他是破产者，没有资格再当老板了，但是这人不坏，嫁给他还算放心。再说，嫁给韩国人，好歹也是跨国婚姻，让家乡人知道了也好听一些。

但是，这桩跨国婚姻的前提是怀孕。乔燕本来以为自己没有问题，当年在省城读书，小男生放的第一炮就让她珠胎暗结，嫁给董忠，第二个月就怀上了孩子。现在自己刚刚四十出头，应该还是一块良田。俗话说，女人四十五，还生个抓腕虎，我离四十五还差三四年呢。李知义也应该没有问题，虽然他上阵要靠伟哥，但每次都要撒下种子的。所以，李知义做出那个承诺之后的大半年里，乔燕从不避孕，一心等待李知义的种子能在她的肚里生根发芽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她的例假一次次如期而至，让她对“老朋友”生出了平生从未有过的厌恶之心。厌恶心生出，“老朋友”竟然疏远了她，从今年春天开始出现延迟现象，或三五天，或七八天。上次来过之后，至今一个半月没再露面。起先她以为是怀上了，自己悄悄买来试纸验尿，结果显示她的子宫里空空如也。后来又验过两次，浸了尿的试纸还是一头红一头白，没有任何消息。她想，难道自己到了更年期，要闭经啦？想到这点，乔燕心中的焦虑就像潮水一样暗暗涌起。她安慰自己：“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我才四十二，离‘天癸竭’的大限还差整整七年呢。”

乔燕努力着让自己忘记这件事情，打了个哈欠，躺在李知义身边昏昏睡去。第二天早晨，李知义醒后蠢蠢欲动，她又热烈地响应了他。

第三天中午，一声低沉而有力的汽笛声把迷迷糊糊的他俩惊醒。他们胡乱穿上衣服，走到窗前，一人撩起窗帘的一角向外观看。他们看到了吊车林立的码头，看到了波光粼粼的海面，看到了像白色大楼似的“凤凰号”正在缓缓靠岸。乔燕想，不知我的铺位有没有人住？那个榻榻米铺位虽然很差，但毕竟是我一直住着的，每次买票都是指定要它，前天下船时，有些东西还放在铺位边上没带下来。要是别人住上，那可让人受不了。

“哎西吧凯赛个一呀！”李知义望着码头，咬牙骂道。

乔燕将这句话用汉语说出，以表达她心中的愤怒：“×你个狗崽子！”

他们骂的是船方和海关。就是他们，让带工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。

本来，带工是让一部分低收入的中国人非常羡慕的职业。中韩建交后两国通航，带工这个行当应运而生，中国的农产品，韩国的工业产品，都被装进带工们的行囊跨越了黄海。这其实是利用乘客带行李的机会而进行的走私。前些年，把中国的芝麻、辣椒、大蒜、绿豆、黑豆等货物带到韩国，价格能翻几倍，甚至十几倍。把韩国的布匹、领带、壁纸等工业品带过来，也深受中国人欢迎。在威海、烟台、青岛，带工们支撑起一条条航线，甚至还支撑起一座座韩国货批发城。最早的那批带工，一年都能挣到二三十万人民币呢。六年前，石城开通去平泽的航班，两国带工也迅速聚集到这艘“凤凰号”号上。石城政府与港口对带工是欢迎的，因为带工占到乘客的三分之二以上，没有他们，这条船就会赔掉了裤子。石城海关对这一点心知肚明，有意成全，就对带工不那么苛刻，通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虽然规定行李重量为五十公斤，有人多带几十公斤也可

能被放行。韩国那边，因为带工是一个贫困人群，有意给他们一个谋生的机会，管得也不太严。有些老带工，至今对当年受到的礼遇津津乐道，说是过关的时候大摇大摆，跟官员出国访问没什么两样。曾平平就是那时候挣了钱，找了个韩国老公，然后开了商行当老板的。然而，这两年带工却不行了，先是韩国那边严了起来，这不让带那不让带，带工工会组织了几次罢工也不见效。中国这边，海关也越来越严，尤其是从2012年夏天开始，向韩国带的货物哪怕超重一公斤也要追究，或是没收或是罚款，来自韩国的工业品则一律不准入境。这样，带工们由双程带变成了单程带，工钱自然大大减少，许多韩国带工只好离开船只另谋生路。剩下的一些，有的是干不了别的，有的是不图挣钱只图旅行观光。李知义之所以留下，用他的话说，是“为了陪伴中国的燕子”。乔燕十分感动，无论是在船上还是在船下，都和李知义黏到一块，不避人耳目。同为带工的池大姐和季大姐经常和乔燕开玩笑，说她和老李做成一缸泡菜了。乔燕想，泡菜就泡菜，男女相好，不就是整天泡在一起嘛。我和老李还要泡出孩子来，贴上韩国标签呢。

想不到的是，“凤凰号”也对带工变了面孔。船方原来把带工们当作上帝，毕恭毕敬竭诚服务，现在却明显地冷淡起来。这些带工的铺位，过去是要首先保证的，即使某一个航次游客增加，船票紧张，那也不会将带工的铺位卖给他们。最近却不，船方改变了政策，优先保证旅行团出行。上周二那个航班，竟然有五十多个带工没买上票，眼睁睁地上不了船。两国带工非常愤怒，商量了一下，并且取得各位商行老板的默许，决定从本周开始罢工。他们向船方递交了一封抗议书，统统不买票，不上船，让他们看看损害带工利益的严重后果。

现在，没有带工乘坐的“凤凰号”回来了。这样的船期，还将持续几次？也就是说，罢工要罢到何时？

乔燕把这个疑问用英语结结巴巴地传达给李知义。李知义想了想说：“我心里也没有底，约工友们去酒馆商量商量吧。”

二

李知义这一群韩国带工，将聚会地点选在了候船厅对面的木槿花酒馆。

这是个两层楼的小饭店，底层是吧台和一面大炕，炕上安了四张桌子，坐了二十来人。除了乔燕，别的都是韩国带工。乔燕知道，在石城市，这些年来开公司办厂的韩国人越来越多。韩国料理开了十几家，有韩国人开的，有朝鲜族中国人开的。木槿花酒馆属于档次最低的一家，主要面对韩国带工这个群体，老板是从延吉来的朝鲜族人，姓朴。

乔燕听说，朴老板曾经坐过牢，因为偷渡。前些年，许多东北朝鲜族人辗转来到山东沿海，伺机偷渡去韩国。老朴那年随一群人来到石城，和蛇头取得了联系，在一天深夜悄悄坐渔船出发，结果没到公海就有中国边防巡逻船追来。蛇头一看形势不好，带头跳海，偷渡客也像青蛙一样“扑通、扑通”往水里跳。在水里没过多久，他们被边防军一一捞起，押回岸上送进了监狱。老朴半年后出来，不愿再回东北老家，就在石城开了这家饭店。有的老乡知道他这段经历，编了一个段子，说他在跳海之后仗着水性好，决心泅渡黄海，就躲开边防军人的追捕，拼命地游啊游啊，终于在第二天看到了海

岸线，拼上吃奶的力气游了过去。他见海滩上一个老太太在挖蛤蜊，就从水中站起身，踉踉跄跄向她走去，一边走一边喊：“阿妈妮！阿妈妮！这是仁川还是平泽？”老太太看着他笑了：“你个嘲巴，这是南山头！”——南山头在石城南面十公里，是个渔村，石城人称傻子为嘲巴。

这个段子被韩国带工知道了，问他是不是真的，老朴竟然笑咪咪地默认。这样一来，带工们来喝酒时经常重复这个笑话，让木槿花酒馆里的气氛倍加活跃。

今天却没人讲这个笑话，只讲罢工的事情。带工们一边讲，一边往肚里猛灌韩国那种360克一瓶、21度的“真露”清酒。他们要的菜本来就并不多，而且清淡，很快就被吃光了，但他们喝酒的劲头却丝毫不减。喝到两点来钟，二十来个韩国带工，包括几个女的，大多喝醉了。喝醉了还是喝，他们不再使用杯子，而是挥舞着酒瓶，噼里啪啦地与别人相碰，咕嘟咕嘟地往嘴里猛灌。样式小巧的酒瓶喝完就扔，叽哩咕噜地在炕上地上乱滚。他们一边喝一边声讨海关与船方，话语中夹带着脏话，“西吧！”“西吧！”骂声不绝于耳，饭店里一片喧嚣一片狼藉。

大炕上只有乔燕一个中国人。她坐在李知义身边，谁让她喝酒她也谢绝，一直默默地用同病相怜的眼神打量着眼前的这群韩国老头老太太。她想，韩国以木槿花为国花，但木槿花下也有狗尾巴花。这些人就是狗尾巴花。他们各自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失败，然后沦落到社会最底层，成为中国人所说的“弱势群体”。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连房子也没有，无家可归。本来，他们可以凭借带工这个行当安身立命，可是这一行现在也是穷途末路了。

不知是谁带头，大家用筷子敲着被吃光了菜肴的盘子唱了起来。

乔燕一听曲调，便知道他们在唱《桔梗谣》，就用中文随声附和：

道拉基，道拉基，道拉基，
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，
只要挖出一两棵，
就可以装满我的小菜筐。
嘿嘿嘿唷，嘿嘿嘿唷，嘿嘿唷，
你呀叫我多难过，
因为你长的地方叫我太难挖！

.....

唱着唱着，乔燕与韩国带工们一样，泪水涟涟泣不成声。

一位长着大方脸的老头擦擦眼泪，举着双拳大喊大嚷，众人听了纷纷鼓掌。乔燕问李知义他在喊什么。李知义用汉语向她大声说：“示威！示威！”

众人已经站起身，准备行动了。他们将木槿花饭馆的白色餐巾叠成布条，系在头上，一种悲壮的气氛立即在人群中沛然升腾。乔燕知道，在韩国，游行示威是家常便饭，人们一有诉求就会上街。她想，我是中国人，要不要参加这场示威呢？正在犹豫，李知义已经找了一条餐巾缠到了她的头上。她没有拒绝，任其摆布，心想，去就去，这也是为我自己争取活路。

方脸老头脱下了身上的白汗衫，一边做写字状一边嚷嚷。李知义去问朴老板有没有毛笔和墨水，朴老板说没有。李知义想了想，跑向厨房，再回来时手里拿了一条乌贼鱼。他拿过一个盘子，将乌贼的肚子掐破，收获了一大摊墨汁。方脸老头连声说好，马上用手

指蘸着墨汁，在汗衫上写了四个大大的汉字：“带工抗议！”李知义和大家连声高呼：“抗议！抗议！抗议！”

这时，朴老板从吧台后面走出来，提醒他们结账。他一报数目，带工们哇哇大叫。乔燕到吧台问汉族姑娘小孟，一共花了多少钱。小孟说，两千七百一。乔燕算了算，二十三个人，一人平均接近一百二，也觉得太多。小孟说：“怎么会多呢，看看你们喝了多少酒吧。”那边，李知义等人已经开始数酒瓶了。数罢，再看看账单，带工们不再吭声，纷纷掏钱。这是他们聚餐喝酒的老规矩，AA制，平摊。乔燕掏钱的时候想，我没喝酒，凭什么也掏一百二呀？李知义忽然到她跟前，帮她将钱塞回钱包，说已经替她付了。乔燕看了一眼李知义，心中涌出一股热流，心想，这个老李名没起错，很仗义的嘛。

朴老板收齐了钱，数个清楚，说多出了五十，应该退给谁？一个韩国女带工说，退给中国燕子吧，她没喝酒。大家鼓掌赞成。于是，那张五十元的人民币就到了李知义的手上。李知义和乔燕双向向大家鞠躬道谢。

结完账出门，带工们看着马路对面的候船厅，情绪高涨，挥动拳头呼起了口号。方脸老头将写了汉字的汗衫交给两位韩国女带工，让她们扯起。

带工们一边呼喊一边过马路。他们把速度故意放慢，阻断了交通，南来北往的车辆纷纷停下，许多人跑过来围观。

很快，一群边防战士从候船厅那边跑过来，连推带搡地将他们赶回木槿花饭店门口。随着警笛声的由远而近，两辆警车也停在路边，从上面跳下来一些警察。一看这个阵势，带工们将拳头抡得更加有力，将口号喊得更加响亮。

乔燕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，不由得心惊肉跳，一个人溜进了饭店。朴老板和两个服务员都站到门口看热闹，她却扯下头上的布条，往炕边一坐，抱着膀子全身发抖。她万分恐惧地想，警察会不会打人呀？会不会抓人呀？要是把李知义抓进监狱，我可怎么办呀？要是把我也抓进去，我这辈子就彻底完啦！

此刻，她突然想起了儿子。强强，强强……她在心里呼唤着儿子的小名，强烈的思念化作泪水夺眶而出。

外面闹腾了一会儿，朴老板和服务员忽然退步向后。一位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，回身打着手势说：“请各位到里边来！咱们好好商量商量！”旁边一位姑娘给他做翻译，将这意思讲给带工们听。于是，大方脸领头，一群韩国人绷着脸走到店里，脱鞋上炕，默默坐着。乔燕不想让中国领导看到她加入了外国人的队伍，就到吧台旁边与两个服务员站在了一起。

那个西装男人给大家讲话，说“凤凰号”开航八年来，各位给予大力支持，我代表公司深表感谢。说到这里，他向带工们深鞠一躬。带工们没有鼓掌，报他以冷眼。西装男人又说：“最近一段时间，从中国去韩国的游客大量增加，公司压力很大，所以没能满足大家的购票需求，我向大家诚恳地道歉。”说着，又鞠了一躬。

门口有人进来，乔燕抬头看看，原来是几位商行老板来了，其中包括她的老板曾平平。曾平平看到了乔燕，走到她身边小声说：“棒子们干得好。×她妈的，这就叫官逼民反！”因为呼吸急促，她胸脯上让特制乳罩挤出来的那条“事业线”时宽时窄，变化剧烈。

乔燕点点头，没有吭声。她知道，“凤凰号”不卖票给带工，曾平平的公司就等于歇业，她当然会着急上火。

西装男人看了看曾平平说：“你们几位老板也来了。我刚才查

了查，今天这个航班还有一部分票，可以满足各位，请各位马上买票上船，时间还来得及。”

一位韩国老板笑着向他点点头，叽哩咕噜说了一通，带工们立即大声呼应。听罢翻译，乔燕才知道那老板的意思是，想让刘总做个承诺，不只今天这个航班，今后的任何一个航班，都要保证带工们的船票。刘总想了想说：“OK！”

老板和带工们一齐欢呼。曾平平大声说：“谢谢刘总！我现在就去买票发货！”

三

乔燕和李知义气喘吁吁地跑到候船厅，检票已经开始，外面广场上的带工所剩无几。曾平平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将船票和扉子往乔燕手里一塞，盯着她说道：“又干了一炮才来，是不是？”乔燕面红耳赤地应道：“没有没有！老李打了个电话，耽误了时间。”说罢，拿着船票和扉子就往候船厅里跑去。

其实，曾平平没有猜错。示威成功后，带工们到各自的住处收拾东西，李知义和乔燕回到旅馆，看看表，离开船还有一个小时，心照不宣地又一起登床。因为仓促上阵，李知义来不及吃药，便让乔燕帮他发动。然而乔燕动用了多种手段，那活儿却闹起了罢工，拒不配合。李知义不甘心，跳下床去自己的包里找药，乔燕指着手表连声说“No”。李知义明白，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，遂摇头叹气返回床上。乔燕抱着他，抚慰他，不知不觉就快到了开船时间。

二人跑进候船厅，径直奔向检票口前的队伍。池大姐排在末尾，

她回头看了一眼李知义，小声问乔燕：“这回你俩带了什么饭？累了两天两夜，不带点好的补一补？”

乔燕这才想起，他和李知义忙着贪欢，忘了买饭。“凤凰号”上当然有餐厅，但是每顿要花三四十块钱，带工们很少去吃，多是从下面买了带到船上。韩国带工带面包带米饭带泡菜，中国带工更喜欢带煎饼。一人带上一包，再带上一点咸菜，一个航次的六顿饭就全解决了。她跟李知义说了这事，李知义立即跑到大厅角落的商店里买回来一些面包和几包泡菜。池大姐看了看那包食品，向乔燕鄙夷地撇撇嘴角：“连一根火腿肠都不舍得买，真是个吃秤砣拉铁丝的货！”

前面有个旅行团正在检票，乔燕一听口音就知道那些游客来自她的家乡。这两年，旅行社推出了坐船去韩国旅游的项目，一人团费不到两千，吸引了鲁南、河南一带的游客。现在正值暑假，带孩子出游的特别多。乔燕看着那些高高兴兴乱蹿乱蹦的孩子，心想，我要是能带儿子去韩国看看该有多好。去年，李知义带我去过首尔，看过景福宫、民俗馆、奥林匹克公园、仁寺洞等许多地方，我要是带着强强去，一定再把那些地方全都玩遍。对了，我还要让他看看，韩国女孩有多么漂亮。儿子已经十八岁，应该会欣赏女孩儿了……

乔燕将近两年没见儿子了。她在旅馆被抓了现行，董忠在离婚协议书上写明儿子归男方抚养，她也只好同意。净身出户之后，她觉得没脸见人，连娘家也不回，直接来到石城，投奔老同学干起了带工。然而，人在船上来回漂泊，儿子却是她心灵的永久锚地。她经常因为想念儿子而通宵失眠，暗暗流泪，但她觉得没有脸面再见儿子，所以从来不敢起意去看望他。她后悔自己一时纵情，失去了家庭和孩子，更痛恨董忠只许自己放火不许老婆点灯，自己搞了不